



d

s

白氏文集卷第三十九

銘贊箴謠偈

凡二十一首

續座右銘

并序

崔子玉座右銘余竊慕之雖未能盡行常書屋壁然其間似有未盡者因續為座右銘云

勿慕貴與富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賤安足云  
聞毀勿戚戚聞譽勿欣欣自顧行何如毀譽安足論  
無以意傲物以遠辱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  
游與邪分岐居與正為鄰於中有取捨此外無踈親  
修外以及內靜養和與真養內不遺外動率義與仁  
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  
不敢規他人聊自書諸紳終身且自勗身歿貽後昆



後昆苟反是非我之子孫

騶虞畫

騶虞仁瑞之獸也其所感所食暨形狀質文孫氏瑞圖具載其事元和元年夏有以騶虞圖贈予者予愛其外猛而威內仁而信又嗟曠代不覲引筆贊之詞云爾

孟山有獸仁心毛質不踐生芻不食生物有道則見非時不出三季已還退藏於密我聞其名徵之於書不識其形得之於圖白質黑文猊首虎軀是耶非耶孰知之乎已矣夫已矣夫前不見往者後不見來者吁嗟乎騶虞

獬廌贊

并序 獬廌讀 陌白豹也

獬廌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鉄與銅不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為贊曰

邈哉竒獸生于南國其名曰獬廌非鐵不食昔在上古人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劔戟省用銅鉄羨溢獬廌當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鑠鐵為兵範銅為佛佛像日益兵刃日滋何山不刻何谷不隳鉄銅寸鐵罔有子遺悲哉彼獬廌無乃餒而嗚呼非獬廌之悲惟時之悲

畫鵑贊

并序

壽安令白昊予宗兄也得丹青之妙傳寫之要毛羣



羽族尤是所長長慶元年以畫鷓鴣賦予予愛之因題  
贊云

鷺禽之英黑鷓丁丁鉤綴八爪劍插六翎想入心匠  
寫從筆精不卵不雛一日而成軒然將飛戛然欲鳴  
毛動骨活神來著形始知造物不必杳冥但獲天機  
則與化爭韓幹之馬籍籍知名薛稷之鶴翩翩有聲  
研工覈能較真鬪靈豈無他人不如我兄

續虞人箴

元和十五年

唐受天命十有二聖業業惕惕咸勤于政鳥生深林  
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  
君民朝野亦克用寧在昔玄祖承訓孔彰馳騁畋獵  
俾心發狂何以驗之曰羿與康曾不是誠終然覆亡

故我列聖鑑彼前王雖有畋遊樂不至荒高祖方獵  
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為歡上心忽悟為之輟畋  
故武德業垂二百年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  
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鷄死懷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  
噫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楸可懼噫夜歸  
禁苑朝出皇都豈不樂哉寇戎可虞臣非獸臣不當  
獻箴輒思出位敢諫從禽螻蟻命小安危計深苟裨  
萬一臣死甘心

三謠并序

予廬山草堂中有朱藤杖一蟠木机一素屏風二時  
多杖藤而行隱机而坐掩屏而卧宴息之暇筆硯在  
前偶為三謠各導其意亦猶座右陋室銘之類爾



蟠木謠

蟠木蟠木有似我身不中乎器無用於人下擁腫而  
上麟菌楠不楠兮輪不輪天子建明堂兮旣非梁棟  
諸候斲大輅兮材又不中唯我病夫或有所用用爾  
爲几承吾臂支吾頤而已矣不傷爾性不枉爾理爾  
怏怏爲几之外無所用爾爾旣不材吾亦不材胡爲  
乎人間徘徊蟠木蟠木吾與汝歸草堂去來

素屏謠

素屏素屏胡爲乎不文不飾不丹不青當世豈無李  
陽冰之篆字張旭之筆迹邊鸞之花鳥張藻之松石  
吾不令加一點一畫於其上欲爾保真而全白吾於  
香爐峯下置草堂二屏倚在東西墻夜如明月入我

室

一作懷

曉如白雲圍我牀我心久養浩然氣亦欲與

爾表裏相輝光爾不見當今甲第與王宮織成步障  
錦屏風綴珠陷鈿貼雲母五金七寶相玲瓏貴豪待  
此方悅目然肯寢臥乎其中素屏素屏物各有所宜  
用各有所施爾今木爲骨兮紙爲面捨吾草堂欲何  
之

朱藤謠

朱藤朱藤溫如紅玉直如朱繩自我得爾以爲杖大  
有裨於股肱前年左選東南萬里交遊別我于國門  
親友送我于滄水登高山兮車倒輪摧渡漢水兮馬  
踟躕開中途不進部曲多迴唯此朱藤實隨我來瘴  
癘之鄉無人之地扶衛衰病驅呵魑魅吾獨一身賴



爾為二或水或陸自北徂南泥黏雪滑足力不堪吾  
本兩足得爾為三紫霄峯頭黃石巖下松門石磴不  
通輿馬吾與爾披雲撥水環山繞野二年踏遍匡廬  
間未嘗一步而相捨雖有佳子弟良友朋扶危助蹇  
不如朱藤嗟乎窮既若是通復何如吾不以常杖待  
爾爾勿以常人望吾朱藤朱藤吾雖青雲之上黃泥  
之下誓不棄爾於斯須

無可奈何

無可奈何兮白日走而朱顏頹少日往而老日催生  
者不住兮死者不迴况乎寵辱豐頹之外物又何常  
不十去而一來去不可挽兮來不可推無可奈何兮  
已焉哉惟天長而地久前無始兮後無終嗟吾生之

幾何寄瞬息乎其中又如太倉之稊米委一粒於萬  
鍾何不與道逍遙委化從容縱心放志洩洩融融胡  
為乎分愛惡於生死繫憂喜於窮通倔强其骨髓齟  
齟其心曾合米炭以交戰祗自苦兮厥躬彼造物者  
云何不為此與化者云何不隨或煦或吹或盛或衰  
雖千變與萬化委一順以貫之為彼何非為此何是  
誰冥此心夢蝶之子何禍非福何吉非凶誰達此觀  
喪馬之翁俾吾為秋毫之杪吾非自足不見其小俾  
吾為泰山之阿吾亦無餘不見其多是以達人靜則  
昭然與陰合迹動則浩然與陽同波委順而已孰知  
其他時耶命耶吾其無奈何委耶順耶彼亦無奈何  
吾何夫兩無奈何然後能冥至順而合太和故吾所



以飲大和扣至順而為無可奈何之歌

樂天樂天來與汝言汝宜參參終身行焉物有萬類  
錮人如鎖事有萬感熱人如火萬類邇來鑠汝形骸  
使汝未老形枯如柴萬感遞至火汝心懷使汝未死  
心化為灰樂天樂天可不大哀汝胡不懲往而念來  
人生百歲七十稀設使與汝七十期汝今年已四十  
四却後二十六年能幾時汝不思二十五六年來事  
疾速倏忽如一寐往日來日皆瞥然胡為自苦於其  
間樂天樂天可不大哀而今而後汝宜飢而食渴而  
飲晝而興夜而寢無浪喜無妄憂病則卧死則休此  
中是汝家此中是汝鄉汝何捨此而去自取其遑遑

遑遑兮欲安往哉樂天樂天歸去來

入漸偈序

唐貞元十九年秋八月有大師曰凝公遷化于東都  
聖善寺鐘塔院越明年二月有東來客白居易作八  
漸偈偈六句四言以讚之初居易常求心要於師師  
賜我八言焉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  
捨繇是入於耳貫於心達于性于茲三四年矣嗚呼  
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八言不化至哉八言實無生  
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次而讚之廣一言為一  
偈謂之八漸偈蓋欲以發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  
敢失墜也既而升于堂禮于牀跪而唱泣而去偈曰

觀偈



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  
則辨真妄

覺偈

惟真常在為妄所蒙真妄苟辯覺生其中不離妄有  
而得真空

定偈

真若不滅妄即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為禪定  
乃脫生死

慧偈

慧之以定定猶有繫濟之以慧慧則無滯如珠在盤  
盤定珠慧

明偈

定慧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物物無遯形如大圓鏡  
有應無情

通偈

慧至乃明明則不昧明至乃通通則無碍無碍者何  
變化自在

濟偈

通力不常應念而變變相非有隨求而見是大慈悲  
以一濟萬

捨偈

衆苦既濟大悲亦捨苦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衆生  
實無度者

繡阿彌陀佛贊序



百集五  
繡西方阿彌陀佛一軀女弟子京兆杜氏奉為妣范  
陽縣太君盧夫人八月十一日忌辰所造也五綵莊  
嚴一心恭敬願追冥福誓報慈恩贊曰

善始一念千念相屬繡始一縷萬縷相續功績成就  
相好具足金身螺髻玉毫紺目報罔極恩薦無量福

繡觀音菩薩贊并序

故尚書膳部郎中太原白府君諱行簡妻京兆杜氏  
奉為府君祥齊敬繡救苦觀音菩薩一軀長五尺二  
寸潤一尺八寸紉針縷絲絡金綴珠衆色彰施諸相  
具足發弘願於哀懇薦景福於幽靈稽首焚香跪而  
讚曰

集萬縷兮積千針勤十指兮虔一心嗚呼鑑悲誠而

介冥福實有望於觀音

畫水月菩薩贊

淨綠水上虛白光中一覩其相萬緣皆空弟子居易  
誓心歸依生生劫劫長為我師

白氏文集卷第三十九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

哀祭文 四 賦

哀二良文 併

丞相隴西公出鎮于汴州軍司馬御史大夫陸長源  
 實左右之二年而軍用寧司空南陽公作藩于徐州  
 軍副使祠部員外郎鄭通誠實先後之三年而民用  
 康暨十五年春隴西薨浹辰而師亂大夫以直道及  
 禍十六年夏南陽薨翌日而難作員外以危行遇害  
 惜乎大夫人之望也員外國之良也咸克潔于身儉  
 于家勤于邦又申之以言行文學智謀政事故其歷  
 要官叅劇務如刀劒發劔割而無滯如鐘磬在懸動  
 而有聲識者以為異時登天子股肱耳目之任必能



經德秉哲紹復隴西南陽之事業以藩輔王家嗚呼  
善人宜將鐘奕葉之慶而不免及身之禍天乎報施  
之朕何其昧歟昔詩人有黃鳥之章以哀三良不得  
其死今斯文亦以哀二良名其篇云  
伊大化之無形兮浩浩而茫茫中有禍身兮若機之  
張梁之亂兮陸受其毒徐之難兮鄭罹其殃惟善人  
兮邦之紀綱邦之瘁兮而人先亡謂天之惡下民兮  
胡爲生此忠良謂天之愛下民兮胡爲生此豺狼我  
欲階冥冥問蒼蒼蒼蒼之不可問兮俾我心之盡傷  
悲夫而今而後吾知夫天難忱而命靡常

城北門文

爲濠州刺史作

具年月日某官某敬以醴幣祭于外城北門某聞北

鄙四門之神有水旱之灾於是乎禱之今年春天作  
淫雨將害于農墊于民惟城積陰之氣惟北太陰之  
位是用昭告于城之北門惟門有神裁之某以天子  
休命殿于是邦大懼天厲之不時俾黎民阻飢敢以  
正辭告神神若之何不聽敢以至誠感神神若之何  
不弔尚克陰沴不作時陽咸若百穀用成庶民用寧  
實惟鄙之神門之靈於戲北鄙北門之神明聽斯言  
罔俾雨水昏墊以作某之憂神之羞

祭符離六兄文

維貞元十七年某月某日從祖弟居易等謹祭于符  
離主簿六兄之靈嗚呼聖忘情愚不及情情所鍾者  
唯居易與兄豈不以親莫愛於弟兄別莫痛於死生



斯親也而有斯別也孰能不哀從中來而失聲去年  
春居易南遊兄亦東適黦歎之間欣然一覲相顧笑  
語相勉行役中路遽別情甚感激孰知此別為生死  
隔矧兄遇疾于路路無藥石歸全于家家無金帛環  
堵之室不容弔客稚齒之子未知哀戚自古孔懷之  
痛亦莫我之與劇古人有言神福仁天福敬又曰惡  
有餘殃善有餘慶惟兄道源乎大和德根乎至性以  
孝友肥其身以仁信羶其行而位不登於再命年不  
及於知命何劫施之我欺俾吾兄之不幸嗚呼已焉  
哉既十遠日既宅新阡春草之中畫為墓田濰水南  
岸符離東偏其地則邇其別終天惟弟與家人儼拜  
哭於車前魂公有知鑑斯文歆斯筵知居易之心榮

榮然

祭楊夫人文

維元和三年歲次戊子八月辛亥朔十九日己巳將  
仕郎守左拾遺翰林學士太原白居易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敬祭于陳氏楊夫人之靈惟夫人柔明治性  
溫惠保身靜修言容動中規度洎承訓師氏作嬪良  
人茂四德而蘭幽有香潔百行而玉立無玷發為淑  
問著為芳猷姻族有輝閨闈是式噫福仁何昧積慶  
無徵宜享永年遽歸長夜浮生若此永痛如何嗚呼  
生必有涯人誰不沒所甚感者其唯情乎故事劇者  
情易鍾感深者理難遣夫人雖宜其室竟未辭家蓄  
和順之誠不得施於娣姒蘊孝敬之德不得展於舅



姑有志莫伸何恨過此况一嬰沈痼自夏徂秋伏枕  
七旬姊妹視疾歸襯千里弟兄主喪凋桃李之花夫  
遠不見失乳哺之愛女小未知乃使哀情倍鍾血屬  
洛川迢遞秦野蒼茫日慘不光雲愁無色姊妹且病  
親老尤慈哭別一聲聞者腸斷居易早聆懿範近接  
嘉姻維私之眷每深有慟之情何已敬陳薄奠庶鑒  
悲誠尚饗

祭小弟文

維元和八年歲次癸巳二月某朔二十五日仲兄居  
易季兄行簡以清酌之奠致祭于亡弟金剛奴嗚呼  
川水一逝不復再還手足一斷無因重連惟吾與爾  
其苦亦然黃墟白口相見無緣每一念至腸熱骨酸

如以刀火刺灼心肝况爾之生生也不天苗而不秀  
九歲夭焉昔權殯爾淮南古原今改葬爾渭北新阡  
祔先塋之北次就卑位於東偏異神魂之不孤庶窀  
穸之永安嗚呼自爾捨我歸於下泉日來月往二十  
二年吾等罪逆不孝殃罰所延一別爾後再罹凶艱  
灰心垢面泣血漣漣松楸之下其生尚殘昔爾孤於  
地下今我孤於人間與其偷生而孤若不若就死而  
團圓欲自決以毀滅又傷孝於歸全進退不可中心  
煩冤仰天一號痛苦萬端嗚呼爾魂在几爾骨在棺  
吾親奠酌於爾牀前苟神理之有知豈不聞吾此言  
尚饗

祭烏江十五兄文

時在宣城



維真元十五年七月七日從祖弟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烏江主簿十五兄之靈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非天天人人中絕命則冉求斯疾顏回不幸何繆舛之若斯諒聖賢之同病惟兄之生生而不辰孩失其怙幼喪所親旁無弟兄藐然一身自強自立以致成人蓋以孤子靡託孝友彌敦自居易與兄及高九行簡雖從祖之昆弟甚同氣之天倫故雖百里信宿之別曷常不惻然而悲辛矧終天之永訣知後期而無因徒撫膺而隕涕諒沈痛之難伸追思乎早歲離阻各悲零俦中年集會共喜長成同叅選於東都俱署吏於西京居則共被而寢出則連騎而行友于四人同年成名優遊笑教怡怡弟兄

雖不侔八龍三虎亦自謂當家一時之榮及兄辭淮南薄遊江東居易亦以行邁忽逆旅而逢或酒或歌宴衍從容何朝不遊何夕不同常以兄仁信根于心孝悌積于躬謂至行之有咎必景福以來從嗚呼位始及一命祿未遇數鍾年又不得四十而歿於道途之中麟壯志而不展結幽憤於無窮况舊業東洛先塋北邙三千里外身歿陵陽有妹出嫁無男主喪悠悠孤旆未辦還鄉宣城之西荒草道傍旅殯於此行路悲涼秋風蕭蕭白日無光聚今晨之弟姪對前日之孟鵬稽首再拜魂兮來享進三奠而退一慟孰不神酸而骨傷哀哉伏惟尚饗

祭浮梁大兄文

時在九江



維元和十三年歲在丁酉閏五月己亥居易等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再拜跪奠大哥于座前伏惟哥孝友  
慈惠和易謙恭發發脩身施於為政行成門內信及  
朋僚廉幹露於官方溫重形於酒德異資福履保受  
康寧不謂纔及中年始登下位辭家未踰數月寢疾  
未及兩旬皇天無知降此凶酷交游行路尚為興歎  
骨肉親愛豈可勝哀舉聲一號心骨俱碎今屬日時  
叶吉窀穸有期下邳南原永附松楸居易負憂繫職  
身不自由伏枕之初既闕在左右執紼之際又不獲  
躬親病恨所鍾倍百常理嗚呼追思曩昔同氣四人  
泉壤九重剛奴早逝巴蜀萬里行簡未歸嗚然一身  
漂棄在此自哥至止形影相依死灰之心重有生意

豈料避弓之日毛羽摧頽垂白之年手足斷落誰無  
兄弟孰不死生酌痛量悲莫如今日宅相癡小居易  
無男撫視之間過於猶子其餘情禮非此能伸伏冀  
慈靈俯鑒悲懇哀纏痛結言不成文嗚呼哀哉伏維  
尚饗

### 祭匡山文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二月辛酉朔二十一日將  
仕郎守江州司馬白居易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  
匡山神之靈恭惟神正直聰明扶持匡廬福利動植  
居易賦命蹇連其時參差願於靈山棲此陋質遺愛  
寺側既置草堂欲居其中參禪養素而開構池宇在  
神域中往來道途由神門外輒用酒脯告虔于神神



其聽之歆此薄奠非敢徼福所期薦誠尚饗

祭廬山文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二月二十五日乙酉將仕郎守江州司馬白居易以香火酒脯告于廬山遺愛寺四旁上下大小諸神居易夙聞匡廬天下神秀幸因佐宦得造茲山又聞永遠宗雷同居于是道俗並處古之遺風而遺愛西偏鄭氏舊隱三寺長老招予此居創新堂宇疏舊泉沼或來或往棲遲其間不唯耽翫水石以樂野性亦欲擺去煩惱漸歸空門儻秩滿以來得以自遂餘生終老願託於斯今茲構既成遊息方始爰以潔敬薦茲馨香不敢媚神不敢讓福但使疫癘不作魍魅不逢猛獸毒蟲各安其所苟人

居之靜謐則神道之光明齋心露誠庶幾有答尚饗

祭李侍郎文

維長慶元年歲在辛丑五月丙申朔十日乙巳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朝議郎守尚書主客郎中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刑部侍郎贈工部尚書隴西李公杓直之靈於戲代重名義公能佩服德潤行羶溫溫郁郁凡嚮善者如螿慕肉時重爵位公負楨幹春秋天官是攝是贊尚書六職公理其半朝重文翰公掌詔令西閣絲言內庭密命公竇出入迭操二柄家重隆盛公旣陳許兩掖中臺差肩接武青幢赤帑叔出季處門重婚嗣公娶令族鏘鏘振振和鳴似續男女七



人五珠二玉年重壽考公亦云老心雖壯健髮已華  
皓五十加八亦不爲天人重康寧公體豐盈迨乎奄  
忽不失和平啓手足夜無呻吟聲古稱五福公有七  
福凡人得一死猶瞑目矧公兼之豈有不足所不足  
者不在其身怏怏惻惻其在他人爲門戶惜主爲骨  
肉惜親爲吾儕惜良友爲朝廷惜賢臣况積也不才  
居易無似辱與公游十九年矣昔真元歲俱初筮仕  
並命同官蘭臺令史以公明達以我頑鄙度長絜能  
信非倫擬一言昭合不知所以莫逆之交貴從茲始  
清問登近遞權讒毀江澧通州左遷萬里或合或散  
一伏一倚浩浩世途是非同軌齒牙相軋波瀾四起  
公獨何人心如止水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不因紛阻

孰辨君子以膠投漆如弧有矢所以綢繆見于生死  
前年去年次第徵還或先或後俱到長安水流火就  
松茂栢堅置酒欲飲握手何言初論瘴癘次叙艱難  
三心六眼同一潜然積與居易旋登禁掖公領銓衡  
職勤務劇私室多故公門少隙歡會實稀光陰虛擲  
不相勸勉急務歡適且曰朱顏已去白日可惜花寺  
春朝松園月夕大開口笑滿酌口喫言約則然心期  
未獲嗚呼杓直而忍遺我棄我何處捨我何之豈反  
貞歸冥漠然而無所爲將精多魂強的然而有所知  
恍如聞兮倏如覩未甘心於永辭彼有靈兮此有夢  
胡不一來兮質我疑逝川渺其不迴日月忽乎有時  
指岐下以歸柎備大葬之威儀禮有進而無退祖於



庭而送之畿旌竿舉令輜輪動遂不得少留乎京師  
嗚呼杓直其鑒于茲爵盈不飲豆乾不食如之何勿  
思公兒號我公馬嘶我如之何勿悲嗚呼杓直已而  
已而哀哉尚饗

禱仇王神文

維長慶二年歲次癸卯八月癸未朔十七日己亥朝  
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  
居易謹遣朝議郎行餘杭縣令常師儒以清酌之奠  
敬祭于仇王神嘗聞神者所以司土地守山川禽獸  
福生人也餘杭縣自去年冬逮今秋虎暴者非一神  
其知之乎人死者非一神其知之乎居易與師儒纒  
居牧宰慙無政化不能使漉江出境是用虔告于神

惟神廟居血食非人不立則人神之主也獸神之屬  
也今縱其屬殘其主於神何利焉於人何辜焉若一  
告之後神其有知即能揮靈申威服猛禁暴是人之  
福幸亦神之昭昭若人告不聞獸害不去是無神也  
人何望哉嗚呼正直聰明盍鑒於此尚饗

祝臯亭神文

今杭州臯亭山  
神在城東北

維長慶二年歲次癸卯七月癸丑朔十六日戊辰朝  
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  
居易以酒乳香果昭告于臯亭廟神去秋愆陽今夏  
少雨實憂災沴重困杭人居易忝奉詔條愧無政術  
既逢愆序不敢寧居一昨禱伍相神祈城隍祠靈非  
應期雨未霑足是用擇日祗事改請于神恭聞明神



稟靈於陰祗資善於釋氏聰明正直潔靖慈仁無幽  
不通有感必應今請齋心虔告神其鑑之若四封之  
間五日之內雨澤霑足稼穡滋稔敢不增修像設重  
薦馨香歌舞鼓鐘備物以報如此則不獨人之福亦  
惟神之光若寂寥自居盼饗無應長吏虔誠而不吝  
下民顙望而不知坐觀田農使至枯悴如此則不獨  
人之困亦唯神之羞惟神裁之敬以俟命尚饗

祭龍文

維長慶三年歲次癸卯八月癸未朔二日甲申朝議  
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  
易率寮吏薦香火拜告于北方黑龍惟龍色玄其  
位坎其神壬癸與水通靈昨者歷禱四方寂然無應  
今故虔誠潔意改命於黑龍龍無水欲何依神無靈  
將忍歆澤能救物我實有望於龍物不自神龍豈無  
才於我若三日之內一雨霽霽是龍之靈亦人之幸  
禮無不報神其聽之急急如律令

祭浙江文

維長慶四年歲次甲辰五月己酉朔四日壬子朝議  
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  
易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敢昭告于浙江神滔滔大江  
中國之紀安波則為利洑流則為害故我上帝命神  
司之今屬潮濤失常奔激西北水無知也如有憑馬  
浸淫郊鄽壞敗廬舍人墜墊溺顛天無辜居易祇奉  
璽書興利除害守土守水職與神同是用備物致誠

躬自虔禱庶俾水反歸壑谷遷為陵土不騫崩人無  
蕩折敢以醴幣羊落沉奠于江惟神裁之無忝祀典  
尚饗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一

碑碣凡六首

有唐善人墓碑

唐有善人曰李公公名建字杓直隴西人魏將軍申  
公發公十五代祖也周柱國楊平公遠六代祖也綏  
州刺史明高祖也太子中允進德曾祖也絳州呂明  
令珍玉大父也雅州別駕贈禮部尚書震考也贈博  
陵郡太君崔氏妣也陳許節度禮部尚書遜兄也渭  
源縣君房氏妻也容管招討使濟外舅也長慶元年  
二月二十三日夜無疾即世于長安修行里第是歲  
五月二十五日歸柩于鳳翔某縣某鄉某原之先塋  
春秋五十八有二女五男曰納朴恪慤碩公官歷校



書郎左拾遺詹府司直殿中侍御史比部兵部吏部  
員外郎兵部吏部郎中京兆少尹灋州刺史太常少  
卿禮部刑部侍郎工部尚書職歷容州招討判官翰  
林學士鄜州防禦副使轉運判官知制誥吏部選事  
階中大夫勲上柱國爵隴西縣開國男有史官起居  
郎渤海高錢作行狀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河南元稹  
作墓誌有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太原白居易作墓  
碑大署其碑曰善人墓善人者何公幼孤孝養太君  
太君老疾常曰倭子勸吾食吾轍飽勸吾藥吾意其  
疾瘳倭子公小字也及長居荊州石首縣其居數百  
家凡爭鬪稍稍就公決公隨而評之寢及鄉人不詣  
府縣皆相率曰請問李君公養有餘力讀書屬文業

成與兄遜起應進士俱中第為校書時以文行聞故  
德宗皇帝擢居翰林翰林時以視草不詭隨退官詹  
府詹府時以貞恬自處不出戶輒逾月鄜帥路恕高  
之捧請為副在鄜時有非類者至以病去為御史時  
上任有過其行事者作謬官詩以諷為吏部郎時  
調文學科暨利課高者得無停年又省成勞急成狀  
限繇是吏史輩無緣為姦迄今選部用其法知制誥  
時筆削間有以自是不屈者因請告改少尹少尹時  
與大議歲減府稅錢十二萬在灋時不鞭人不名吏  
居歲餘人人自化在禮部時由文取士不聽譽不信  
毀公為人質良寬大體與用綽然有餘裕為政廉平  
易簡不求赫赫名與人交外淡中堅接士多可而有



別稱賢薦能未常倦好議論而無口過遠邪諛而不  
忤物其居家菲衣食厚賓客敬兄嫂禮妻子愛甥姪  
初先太君好善佛書不食肉公不忍違其志亦終身  
蔬食自八九歲時始諷畢盡得其義善理王氏易左  
氏春秋前後著文凡一百五十二首皆義理撮要詞  
無枝葉其卓然者有詹事府司直比部員外郎廳記  
請雙日坐疏與梁肅書上宰相論選事狀秉筆者許  
之薨之日不識者惜識者嘆交游出涕執友慟哭夫  
如是其善人乎傳曰善人國之紀也語曰善人吾不  
得而見之矣噫善人之稱難乎哉獨加於公無愧焉  
銘曰古者墓有表表有云顯其行省其文故季札死  
仲尼表其墓曰君子今吾喪李君署其碑曰善人嗚

呼李君有知乎無知乎君之名與此石俱

唐故通議大夫和州刺史吳郡張公神道碑

銘

張之爲著姓尚矣自漢太傅良侍中肱晉司空華丞  
相嘉以降勲賢軒冕歷代不乏肱避地渡江始居于  
吳故其子孫稱吳郡人嘉以孝悌聞于郡故其所居  
號孝張里嘉之曾孫裕在宋爲司徒即公五代祖也  
司徒之孫儔在隋爲吳郡都督即公曾王父也台州  
臨海令諱鷗即公王大父也袁州司馬諱孝績即公  
王考也或以人物著或以閭閻稱迄今爲江南右族  
公諱無擇字無擇未冠丁袁州府君憂廬于墓晝號  
而夜泣者三年矣有靈芝醴泉出焉旣冠好學能屬



文從鄉試登經第應制舉中精通經史科補弘文館校書郎調左金吾錄事換杭州錄事參軍在杭州前後詰僞制補吏者三十八人駁假年侍老者二千人舉而正之人服其明會劉幽求來爲刺史舉課聞詔授絳州錄事參軍絳之郡有主胥者怙寵侮法豪奪人利公數其罪露章奏之章下丞相姚元崇奇之致書褒美尋改太原府功曹參軍給事中張昶爲江淮安撫使表公正直奏置部從事吏部尚書陸象先爲河東按察使狀公清白奏授懷州獲嘉令在獲嘉以不如柔得人心以不吐剛得罪繇是左遷鄂州司馬移深州司馬轉虢州長史時上方思理詔求二千石之良者時宰以公塞詔擢拜和州刺史公在郡奉詔

條卹人隱而已不知其他無何水潦害農公請蠲穀籍之損者什七八時李知柔爲本道採訪使素不快公之剛直密疏誣奏以附下爲名遂貶蘇州別駕老幼攀泣而遮道者數百人信宿方得去移曹州別駕歲餘謝病歸老于家天寶十三載正月二十一日終于東都利仁里私第其年二月十二日葬于河南府伊闕縣中李原享年八十三噫公生天地間八十有三年可謂壽矣其間當明皇帝馭天下四十有五年可謂時矣有其才得其壽逢其時然職不過陪臣秩僅至郡守凡所貯蓄鬱而不舒嗚呼其命也夫公之文學常爲賀知章賈彥璿許之公之諒直常爲李邕張庭珪稱之公之政事又爲劉姚張陸推之夫以八



君子之力援之而不足以一知柔之力排之而有餘  
厄窮不振以至沒齒嗚呼其命也夫古人云道不虛  
行又云其後必有達者故公之子大禮評事誠以節  
行聞于時公之孫戶部侍郎平叔以才位光于國報  
施之道信昭昭矣不在其身則在子孫相去幾何哉  
長慶二年某月某日平叔奉祖德碣之居易據家狀  
序而銘之其詞曰  
有木有木碩大長破爲楠杙不作棟梁有驥有驥  
規行矩步辱在短轅不駕大輅嗚呼噫嘻公亦如之  
何時不遇我而我不遇時勿謂已矣天錫多祉既賢  
其子以濟其美又才其孫以大其門苟無先德孰啓  
後昆

唐贈尚書工部侍郎吳郡張公神道碑銘

并序

有唐嶺南觀察推官試大理評事吳郡張公大睿三  
年十一月八日終于伊川別墅五年八月七日葬于  
伊闕縣中李原春秋五十五元和十三年詔贈主客  
員外郎明年贈太常少卿又明年贈尚書工部侍郎  
夫人吳郡陸氏貞元二年某月某日終于某所春秋  
六十六追封嘉興縣太君又封吳郡太夫人嗣子通  
議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  
袋平叔以長慶二年某月某日立神道碑太原白居  
易文其碑云

公諱誠字老萊吳郡人父諱無擇和州刺史祖諱孝  
績袁州司馬由高曾而上世德世祿載在和州府君



碑內此不書公年十八以通經中第及調判入高等授蘇州長洲尉秩滿丁先府君憂既禫又丁先太夫人憂泣血六年哀毀過制以方寸再亂殆無宦情既除喪退居不調者累年而親友以大義敦責不得已而復起選授左武衛騎曹參軍分司東都屬安祿山陷覆洛京以僞職淫刑脅劫士庶公與同官范陽盧異潛遁于陸渾山食木實飲泉水者二年訖不爲逆命所汙及肅宗嗣位詔河南尹薛伯連搜訪不仕賊庭隱藏山谷者伯連得六人以應詔而公與巽在焉繇是名節聞于朝野君子以爲知道優詔褒美特授密縣主簿未周歲遷宋州碭山縣令時睢陽當大兵後野無草里無人公撫之一年樞負至二年汙萊闢

三年衣食足及解印去縣民相率泣而餞之君子以爲知政嶺南節度觀察使李勉偉人也旣高公陸渾之節又美公碭山之政欲以名職禮命起而大之遂奏授試大理評事充觀察推官及除書簡牒到門即公指館舍之明日也夫如是命如是嗚呼哀哉公常自負其才不後於人自疑其命不偶於世及將去碭山而反伊川也頓駕擗管沈嘆久之因賦詠懷詩云論成方辯命賦罷即歸田竟如是言終于衡茅之下君子以爲知命公有三子曰平仲平叔平季夫人陸氏即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善經之女賢明有法度初公旣歿諸子尚幼夫人勤求衣食親執詩書諷而導之咸爲令子又常以公遺志擇其子而付之故平



叔卒能振才業致名位追爵命碣碑表繼父志揚祖德此誠孝子順孫之道也亦由夫人慈善教誘之德浸漬而成就之不其然乎居易常辱與戶部游而知其家事殆見託譔述庶傳信焉銘曰  
猗嗟碭山以文行保家聲以義節振時名以惠政撫縣民而職不登諸侯卿秩不及廷尉評悲哉猗嗟碭山前有和州名德如彼後有戶部才位若此才子之父名父之子賢者兼之可謂具美休哉

傳法堂碑

王城離域有佛寺號興善寺之次也有僧舍名傳法堂先是大徹禪師宴居于是寺說法于是堂因名焉有問師之名迹曰號惟寬姓祝氏衢州信安人祖曰

安父曰皎生十三歲出家二十四具戒僧臘三十九報年六十三終興善寺葬灞陵西原詔謚曰大徹禪師元和正直之塔云有問師之傳授曰釋迦如來欲涅槃時以正法密印付摩訶迦葉傳至馬鳴又十二葉傳至師子比丘及二十四葉傳至佛馱先那先那傳圓覺達摩達摩傳大弘可可傳鏡智璨璨傳大醫信信傳圓滿忍忍傳大鑒能是爲六祖能傳南岳讓讓傳洪州道一一謚曰大寂寂即師之師貫而次之其傳授可知矣有問師之道屬曰由四祖以降雖嗣正法有家嫡而支派者猶大宗小宗焉以世族譬之即師與西堂藏甘泉賢勒潭海百巖暉俱父事大寂若九弟然章敬澄若從父兄弟徑山欽若從祖兄弟



鶴林素華嚴寂若伯叔然當山忠東京會若伯叔祖  
嵩山秀牛頭融若曾祖伯叔推而序之其道屬可知  
矣有問師之化緣曰師爲童男時見殺生者盡然不  
忍食退而發出家心遂求落髮於僧曇受尸羅於僧  
崇學毗尼於僧如證大乘法於天台止觀成最上乘  
道於大寂道一貞元六年始行於閩越間歲餘而迴  
心改服者百數七年馴猛虎於會稽作滕家道場八  
日與山神受八戒於鄱陽作迴嚮道場十三年感非  
人於少林寺二十一年作有爲功德於衛國寺明年  
施無爲功德於天宮寺元和四年憲宗章武皇帝召  
見於安國寺五年問法於麟德殿其年復靈泉於不  
空三藏也十二年二月晦大說法於是堂說訖說化

其化緣云爾有問師之心要曰師行禪演法垂三十  
年度白黑衆殆百千萬億應病授藥安可以一說盡  
其心要乎然居易爲贊善大夫時嘗四詣師四問道  
第一問云旣曰禪師何故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  
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有三其實  
一也如江湖河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  
即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第二問云旣  
無分別何以修心師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  
論垢與淨一切勿起念第三問云垢即不可念淨無  
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  
在眼亦爲病第四問云無修無念亦何異於凡夫耶  
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名貞修貞修



者不得勤不得妄勤即近執著妄即落無明其心要  
云爾師之徒殆千餘達者三九人其入室受道者  
有義崇有圓鏡以先師常辱與予言知予嘗醜黜嗅  
麝薑者有日矣師既歿後予出守南賓郡遠託譔述  
迄今而成嗚呼斯文豈直起師教慰門弟子心哉抑  
且志吾受然燈記記靈山會於將來世故其文不避  
繁銘曰

佛以一印付迦葉至師五十有九葉故名師堂爲傳  
法

唐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

銘并序

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縱如建冲契

宗一至柔以言語智則智明雲臯太易等凡二十輩  
與白黑衆千餘人俱實持故景雲大德弘公行狀一  
通執錢十萬來詣潯陽府請司馬白居易作先師碑  
會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石墳成復來請會有病不  
果十三年夏作石塔成又來請始從之旣而僧反山  
衆反聚落錢反寺府翌日而文就明年而碑立其詞  
云爾

我聞竺乾古先生出世法法要有三曰戒定惠戒生  
定定生惠惠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爲用若次  
第言則定爲惠因戒爲定根定根植則苗茂因對成  
則果滿無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揠苗也雖  
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密



化四生不能捨律律之用可思量不可思量如來十  
弟子中稱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有南山大師得之  
南山滅有景雲大師得之師諱上弘姓饒氏曾祖君  
雅祖公悅父知恭臨川南城人童而有知故生十五  
歲發出家心始從舅氏剃落壯而有立故生十五歲  
立菩提願從南岳大圓大師具戒樂其所由故大曆  
中不去父母之邦請隸于本州景雲寺修道應無所  
住故貞元初離我我所從君洪州龍興寺說法親近  
善知識故與匡山法貞天台靈裕荆門法裔暨興果  
神湊建昌惠進五長老交遊佛法屬王臣故與姜相  
國公輔太師顏真卿暨本道廉使楊君憑韋君丹四  
君子友善菩提振禁戒故講四分律而從善遠罪者

無來數隨順化緣故坐甘露壇而誓衆生盟者二十  
年荷擔大事故前後登方等施尸羅者十有八人會  
救拔羣生故娑婆男女由我得度者萬五千七十二  
人示生無常故元和十年十月己亥遷化于東林精  
舍示滅有所故是月丙寅歸于南岡石墳住二十七  
年七歲安居六十五夏自生至滅隨迹示教行止語  
嘿無非佛事夫施於人也博則反諸已也厚故門人  
鄉人輒如不及繇是藝松成林琢石爲塔塔有碑碑  
有銘銘曰

佛滅度後簷蔔香衰醍醐味醜誰反是香誰復是味  
景雲大師景雲之生一匡苾芻中興毗尼景雲之滅  
衆將安仰法將疇依昔景雲來道行者隨踐迹者歸



今景雲去升堂者思入室者悲鑪峰之西虎谿之南  
石塔巍巍有記事者以實真辭書于塔碑

唐江州興果寺律大德湊公塔碣銘

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見性者曰興果律師師  
姓成號神湊京兆藍田人既出家具戒於南岳希操  
大師參禪於鍾陵大寂大師志在首楞嚴經行在四  
分毗尼藏其他典論以有餘力通大曆八年制懸經  
論律三科策試天下僧師中等得度詔配江州興果  
寺後從僧望移隸東林寺即鴈門遠大師舊道場有  
甘露壇白蓮池在焉師既居是寺興佛事元和十二  
年九月七日遘疾二十六日及其十月十九日遷全  
身于寺道北附鴈門墳左春秋七十四夏臘五十一

日至乎哉師本行也以精進心脂不退輪以勇健力  
搥無畏鼓故登壇進律鬱為法將者垂三十年領羯  
磨會十三化大衆萬數儀範所攝惠用所誘貴高僧  
慢罔不降伏其威重如是自興果起東林一盂齋一  
榻居衣麻寢菅如坐漆室繇是名聞檀施來無虛月  
盡歸寺藏與大衆共之迨啓手足目前無長物其簡  
儉如是師心行禪身持律起居動息皆有常節雖洎  
寒隆暑風雨黑夜捧一鑪兼一燭行道禮佛者四十  
五年凡十二時未嘗闕一其精勤如是師既疾亟四  
大將壞無戀著念無厭離想郡太守門弟子進醫饋  
藥者數四師頷之云報身非病焉用是為言訖趺坐  
恬然就化其了悟如是門人道建利辟元審元揔等



封壇建塔思有以識之以先師常辱與予游託爲銘  
碣初予與師相遇如他生舊識一見欣合不知其然  
及遷化時予又題四句詩爲別蓋欲會前心集後緣  
也不能改作因取爲銘曰  
本結菩提香火社共嫌煩惱電泡身不須戀戀從  
去先請西方作主人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一



